

■ 声声叹

三 宝

张好好

多年前的北京深秋，超市宣传单铺在三宝身下，旁边还有一张宣传单，上面丢着两小块面包块。三宝蹲坐得认真，面朝大街。三宝坚持了一上午这样蹲坐着，若到了夜里也没人要它呢？想到这里，我的眼睛湿湿的。

我抱起三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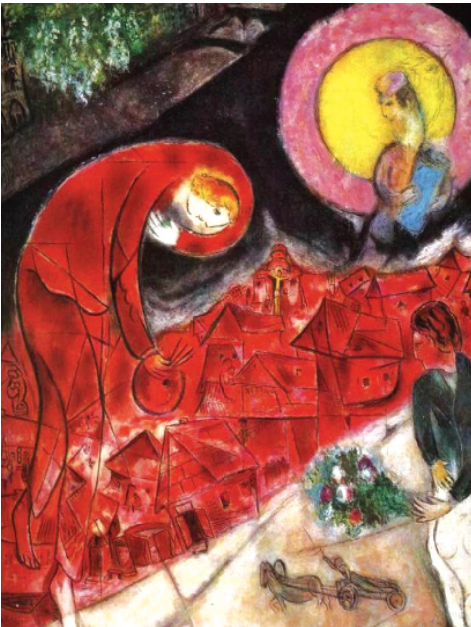
三宝的眼尚未完全睁开。它不过出生三五天便与母亲失散，稀里糊涂走到大街上。我至今对三宝求收养时的认真和执着感动。它端坐在长椅上，既不乱叫也不乱走。三宝团在我的掌心里，随我上高楼，入住咪子的地盘。

咪子正午睡醒来，看见一微型小乳猪似的活物拱来拱去，在碟子里喝牛奶，大惊，从衣柜上跳下来，远远查看。甚不欢喜。

我为三宝铺床，把喝了奶的小家伙放到暖厚的被子里，又掀开一个口，让它透气。这才去厨房。我一面做菜一面想，今后我是有两只猫的人了。

咪子重跳回高高的衣柜。它在想，今后这家里活活多出来一个怪物啊。

第一夜，我拥着三宝入睡。咪子在我脚下。眼不见为净，它平息了怒气，如常睡去。三宝贴在我的脖颈那里酣睡。半夜起来喝奶，喝了之后又睡。第二夜，我坐地板上抚摸三宝，看它喝奶，总被呛着，又没奶瓶，心里着急，把牛奶倒在地板上，薄薄摊开，它喝起来更平稳些。我摸它的毛，无意发现许多针头大黑点密密麻麻一层层在皮毛深处。大惊。头皮发麻，预见到三宝身上定有茂密的吸血小动物潜伏中。奔向卫生间，接一盆热水，把三宝放进去，皮毛一湿润，那些爬物就现身了。极伶俐，钻进钻出。猛然想起咪子用来灌洗耳朵螨虫的药液，拿过来全部倒在三宝身上。那粘稠的药液立刻有效。一只手攥住三宝的身子，另一只手逮住半死的虱子，在地上用大拇



指摁住咔嚓一声。那一晚大约咔嚓有一百下，三宝一息尚存，我的手腕已经累到再也没有力气去咔嚓。一回眼，看见咪子蹲在卫生间门口正专心围观。

猫有猫语。虽然我不通猫语。但三宝说的话我都懂。跳上床来“嗯”一声，那意思就是，我想和你一起睡觉觉，好吗？我说，好的。大清早手机闹铃响起，它如披星出发的战士猛地醒过来，与闹铃一起扑打到我的脸前来。“喵喵哦！”一个箭步蹿到门口，扭过身来望我。出去后直奔饭盆，里面猫粮满满，大失望，原路杀回，跳上床头，抱着我的胳膊

啃，抱着我的脑袋啃，“喵儿喵儿喵儿”。我要罐头我要罐头我只要罐头！

爬上衣柜却不敢下来，徘徊复徘徊，“呜呜喵喵呜呜”。两股战战，妈妈，我不敢跳啊！太高了！然后噗通，跳下来了。

很精神地跑到门口来，看我穿衣服知道要远行了。“喵儿？”带上我一起去？我抱起它。马路上车太多啦！它把脑袋抵到我的衣服里，“咪喵喵！”妈妈，我有点心慌。

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安静的。我切菜，身后的煤气灶火光温柔。它跳上水池，攀上冰箱，坐定，看我一刻不得闲。

这样丰盛的晚餐，没有旁观者，是不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的。它必蹲在饭桌对面的电视机上，看牛排，慢慢地，脑袋又歪到45度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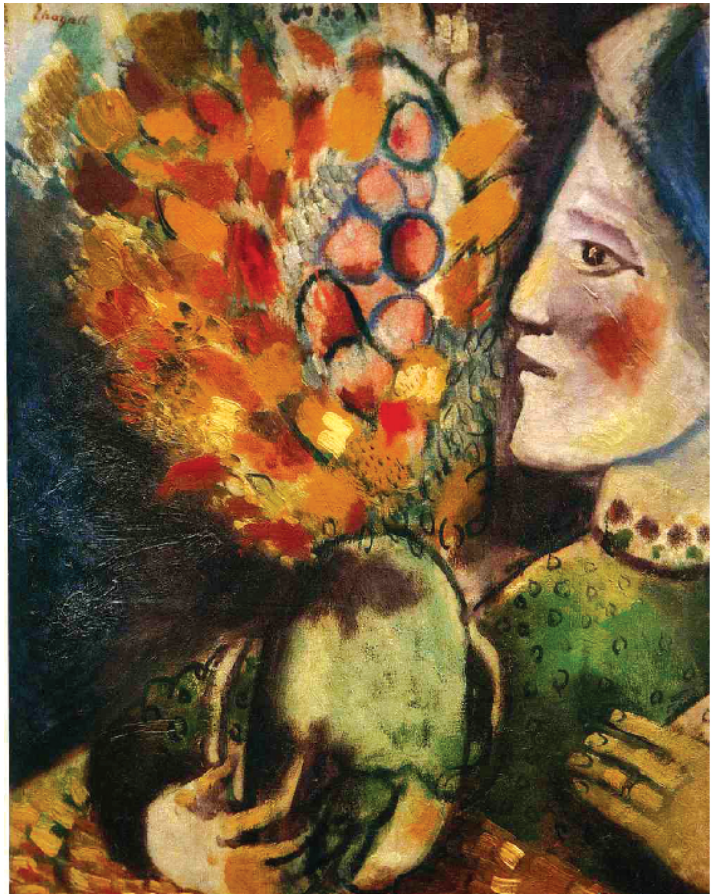
是否猫儿都爱做叫醒别人的义务工？三宝也来喊我起床。它的爪子毛茸茸的，没有咪子温柔。它仿佛敲敲打打：起床啦！……起不起？……起来！它的爪子一下一下，伸到我脸上。伴随着它的喵喵叫声。我坚决不起来。年底终于清闲下来，我要用懒觉和吃喝玩乐犒劳自己。

三宝一转身瞅见我的化妆品，一堆瓶瓶罐罐，计上心来。它挥起可当高尔夫球棒的前臂，打翻一个小瓶，咣当一声，我继续假寐。然后又一个罐罐被咣当，依然无破碎之声。它见我不睁眼，于是又一个挥杆，又一样瓶瓶去了地上翻滚。既然没有破碎之声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懒觉继续到底。三宝略一思索，看见床头柜上码垛的书，挥起前臂，一本书砸到我的脑袋上，幸好我俯睡中。我装死，畅想三宝蔑视离去。不想，第二本书砸过来，第三本砸过来……它们一律都是硬皮精装。我从书海中坐起，伸个懒腰，抬抬腿，张大眼睛，意思是，你看，我真的是起床了哦。

■ 一点表里

才有梅花便不同

·江初昕



本版配图 / 夏加尔

也许身处南方的缘故，一年当中难几下几场大雪。因此就期待和珍惜那下雪的日子。下雪的时候，天下所有的景色都被装点得如诗如画，一切气息都被清凉得沁人心扉。这时走在雪里，就连脚下那“吱呀呀”的声音，都会发芽成一种欢快的心绪，使我的浪漫更加晶莹，让我的纯真更加悠长。尤其是在落雪的夜晚，翩翩的雪花儿在街灯的辉映下，像飞蛾扑灯般飘舞，那如梦如幻的氛围，像优美的音乐，弥漫在悠远的情思里。

雪是大自然馈赠与我们的一份奢侈礼物，她往往是在不知不觉间将城市、乡村、山峦、原野装饰一新。在雪的点缀下，远山近野，路人街道，都生发出一份耀眼的清灵。我痴痴地欣赏着、品味着，直看得雪使田野山峦轻歌曼舞，使河流涧溪不再潺然作响。她飘飞着，让我的心在天空中舞动；她飘飞着，让我的心在天空中歌唱。

一年四季中，都要鲜花绽放。与众多花卉不同，梅花大多在寒冷的冬末初春开放，梅花爱雪花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情结。每当飘雪的日子，一任寒气袭骨、朔风扑面，梅花却开放得越发旺盛。梅花的气质神韵，冰肌玉骨、独特凝人。花形虽有单瓣、重瓣之分，但是，都显的轻柔素雅、缤纷怒放，浓而不艳、冷而不淡。疏影横斜的风韵和清雅宜人的幽香，是其它任何花卉都不能相比的。

梅花挺拔而出，傲然绽放。在天地之间涂抹出的簇簇绚彩，在白雪映衬下的璀璨英姿，像一幅幅动感的水墨丹青，在白雪素宣上，渲染着自己的淡泊高洁、宁静晶莹。一阵又一阵若有若无的清香氤氲开

来时，冬由此变得温润而亲切，空气变得空灵而清新，天地间的暗淡、晦涩也因或红或白的梅花的盛放，显得富有生机和活力。尤其动人的是，在雪霁日晴的时分，在逆光的照耀下，横斜简疏的梅枝被镶上一层金色的亮边，梅花朵儿也变得更加的玲珑剔透，梅蕊颇长，密密重重，显出梅花的俊拔隽秀。倘若是在有月的夜晚，月华朦胧，疏影暗香。沉浸在这样的意境中，心也会变得高远幽深。

梅花爱雪花，并不只因为雪像花，而因为雪花更富神秘，更富洁白，更富温柔。轻盈地、慢慢地飘落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洁白的身躯，在阳光下，闪烁着晶莹。让人只能远观，不可近抚。雪的美夺人心魄，却不喧嚣，不招摇。雪静谧无声，品类高雅。雪以其孤独，以其永恒的洁白，令梅花心驰神往。梅花那淡淡的幽香。它香清寒艳，暗香怡人，墙角崖边都会有它的身影，香味淡淡地幽远，就像我的心情，淡淡的，喜欢风淡云轻的感觉。

梅花是冬的精灵，雪的姐妹，春的使者；雪是舞的精灵，是雨的精魂。雪映梅花，梅花傲雪，清雅俊逸。梅以它的高洁、坚强、谦虚的品格，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。在严寒中，梅开百花之先，独天下而春。因此梅又常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。梅的冰肌玉骨，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华而为世人所敬重。不仅让人想起宋代诗人杜耒《寒夜》诗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读来意味深长。有梅无雪，那梅的坚贞品质又何以显现？有雪无梅，那雪的寂寞又有谁能知？